

DIE UNBEKANNTE
GRÖßE

未知量

[奥] 赫尔曼·布洛赫 著
流畅 译

HERMANN BROCH

上海三联书店

Die
Unbekannte
Größe

Hermann
Broch

未知量

赫尔曼·布洛赫 著
流畅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知量/[奥]赫尔曼·布洛赫著;流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10

ISBN 978-7-5426-5183-9

I. ①未… II. ①赫…②流… III. ①中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0566 号

未知量

著 者/[奥]赫尔曼·布洛赫

译 者/流 畅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沈细乾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24175971

印 刷/江苏省常熟人民印刷厂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100 千字

印 张/5.25

书 号/ISBN 978-7-5426-5183-9/I·1030

定 价/32.8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20-2601369

第一章

第一节

物理教室成排的座位都上了白瓷釉，四面墙壁贴着白瓷砖，看起来又干净又整洁。在这间阶梯教室的前头，有一张长长的讲台，上面放着一堆奇形怪状的玻璃器皿，实验室管理员安东·克里斯平正在把它们收拾掉。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胡子拉碴，一件脏兮兮、皱巴巴的黑色工作服从肩膀上松垮垮地垂下来，格子花背心上挂着一条银表链；擦黑板的时候（黑板在最后一堂课上涂满了数学公式），他得把脚尖踮起来才行。有一些学生仍待在座位上，看着黑板在湿抹布的擦拭下逐渐变得干净、明亮，白色的粉笔浆分成几股白色浊流往下淌；最后，当管理员水平地一抹，把那些仍在黑板下沿流淌的水渍擦掉时，许多旁观者都有一种惬意的感觉。例如理夏德·希克，他盯着黑板潮湿的反光，想起了黑

色天鹅绒般的夜空。

理夏德·希克离开座位，从上边推推挤挤地走了下来。跟管理员一样，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实验室工作服，却把脖子上的扣子也扣上了，如同一件法衣，所以，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管理员那样漫不经心；相反，他显得又高又笨拙，小心翼翼地提起工作服的下摆，却无法防止它被翻起的座椅夹住。尽管这样粗笨，附着在他结实头骨上的脸却完全相反，那是一种总是假定其主人过着正确生活的瘦削和清晰，这种瘦削和清晰最终将变成某类西班牙人脸上苦行似的严酷。走廊里是课间常见的景象，冬天的太阳在窗外照射，因为屋顶积雪的反光而显得更加耀眼；窗下的暖气正从暖气片上兴起；香烟的雾气悬浮在阳光中；地板上回响着悠闲的脚步声；烟蒂扔到了角落里；沉闷的空气从打开的教室门里透出来，散发着一股灰尘味。希克以一副僵硬、静止的姿态——他的右肩总是比左肩高出一点——朝维特布雷希特教授的私人房间走去。他想去询问他的博士论文的事。

那间同时用作教授接待室的小考场门开着。大学的参考书阅览室就设立在这里；相框里的几位教授从墙上往下望；一张大考桌周围放了几把黄色的椅子，桌前坐着卡佩尔布伦博士，维特布雷希特的数学助手。作为一位纯数学家，他鄙视涉足物理学的人。由于希克为了物理学而荒废了纯数学，所以他尤其瞧不起他。他正在桌前慵懒地工作，这时把头抬了起来。

“您好啊，希克……我说，您还会算数吗？”

“不，”希克一本正经地说，“一位真正的数学家用不着会算数。”

“妙极了，”卡佩尔布伦说，“但我还是想请您帮我应付一下这个工作。”

“能让我看一下吗？”希克客气地说。

卡佩尔布伦站了起来。他神情愉悦，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科学家；他长得有点胖，以后肯定是大肚便便的，但眼下他正想方设法地进行控制。

“好极了，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他说，“我想，您不喜欢滑雪吧？”

希克马上开始埋头计算，他说：

“这如果不是错误，那就是奇迹。”

“希望是奇迹吧，”卡佩尔布伦漠不关心地说。

“这么大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维特布雷希特教授不可能没发现。”

“是啊，他提到过，”卡佩尔布伦答道，“但教授毕竟偶尔也会犯错误，尤其是当这个错误与他们的想法相符的时候。”

希克瞥了一眼通向维特布雷希特房间的那扇门。

“不，不，他不在那儿，但我已经当面跟他说过了……不管怎样，我今晚要到克勒贝尔小屋去，得等到星期天晚上才能回来。”

希克说：“如果这是正确的，那将意味着物理学的一场革命。”

“这类革命多不胜数，”卡佩尔布伦说。

维特布雷希特走了进来。他透过半月形的镜片，朝两人投去羞怯、游移的目光，但在他轮廓分明的鸟脸上有一丝警惕的神情。

“您检查过了吗，卡佩尔布伦博士？”

“计算都没问题，教授先生。”

“啊……您看，卡佩尔布伦博士，我觉得这种现象必须用群论的方法来处理。”

卡佩尔布伦竖起了耳朵。

“那要好好看一下。”

“是的，希望您能做好这件事……”维特布雷希特朝他的房间走去，但又停了下来。

“可能真的会有深远的结果，您说是不是？”

卡佩尔布伦指着希克说：

“这儿有一位数论的老手——您在‘堕落’之前不是发表过数论方面的论文吗？您怎么看呢？”

希克说：

“我还无法预料所有的结果，但我很想看一下。”

“您是哪位？”维特布雷希特迅速说道，又补充说：“哦，是的，希克先生，不好意思。”

“教授先生，实际上我是来问一下您是不是已经看了我的论文，”希克趁机说明来意。

“您的论文？您的论文？……”维特布雷希特搜寻着记忆，“哦，对……在孔茨那儿……我希望它没问题，您知道……不过，

话说回来，如果您真的能和卡佩尔布伦博士做些工作，将群论的方法运用到这个问题上，那可就帮了我的大忙。”

他走出了房间。

“您瞧，”门在维特布雷希特身后关上，卡佩尔布伦说道，“我觉得这是件轻松的差事。嗯，等我当上了教授，我的助手会更轻松的，我向您保证。”

希克慢慢地说道：

“但这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观察报告或许真的没错。”

“一个忙个不停的上司是害人精……激动人心的想法更是害人精……我会在克勒贝尔小屋好好想一下的……”

“过去一年，我一直在做集合论，”希克说。

“嗯，您也可以那个方法试一下。”

“您不是认真的吧？”希克问。

“在科学中，最荒唐的东西也突然会被认真对待，”卡佩尔布伦两只手塞进裤兜，望着外面的雪，“至少在所有非纯数学的科学中是如此……现如今，数学是唯一称得上纯粹的科学。”

“是的，”希克说。

“您知道，”卡佩尔布伦继续说，“数学是人类精神创造的最后一场绝望的抵抗……实际上，它本身并不是必要的，但它就像一个体面的岛屿，所以我才喜欢它。”

希克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卡佩尔布伦给他留下了愤世嫉俗的印象。卡佩尔布伦是某种东西的叛徒，但要说出是什么东西

并不容易。数学吗？对于希克而言，数学是一种激动人心的追求，但他并不清楚它为什么那么激动人心。这时，卡佩尔布伦已经改变主张。

“只有女人才把科学当回事，”他说道，透过敞开的门口指了指外边的走廊，那儿有几个女学生，“只有女人才应该获准从事科学工作。不管怎样，在更早的时候，她们经常从事实地考察的工作。可是男人……就说您吧，希克，像您这样的大家伙应该去伐木。”

希克不是那种可以轻松转换思路的人。他忍不住开始思考原始的伐木工作：锯下一根原木，做出尽可能多的木板。一个极值问题，他想，但还有概测法。接着，他听到卡佩尔布伦说：

“找个姑娘吧，找个漂亮的姑娘，滑几天雪。趁现在好好享受一下吧，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很受人尊敬了。”

“是啊，”希克说道，他想起了他现在要去的图书馆。他不知道如何告辞，于是就像小学生一样，突兀而笨拙地鞠了一躬，然后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外面。

第二节

没有人怀疑——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希克有一段艰辛的童年。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他生长于底层，家一直都可以吃饱肚子，至少在战前是如此。后来，他又到在乡下务农的亲戚

家寄居，日子过得也不太坏。不，并不是由于他的环境，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由于他的环境，因为他童年的那种无言压迫的基础是来自于他父亲的某种奇怪地闪烁着的模糊，某种在难以理解的不确定的氛围中感染了整座房子、浸透了每个事件的东西。甚至现在，在他父亲过世七年之后，那种看不见的、异乎寻常的闪烁仍非常强烈，以至于理夏德·希克从未真正摆脱那种从儿时就萦绕心头的可怕感觉；他还是经常会被一阵强烈的恐怖攫住，尤其是当他站在克拉默街他父母家门前时的时候。

他父亲是一个安静的、近乎温和的人，苦行者一般的脸上留着短而浓密的深色胡子；他从事某种他从未透露的秘密职业，提到时只说“办公室”；他很安静，但正是他离开和又突然回来时的安静与隐秘让房子显得异乎寻常。他几乎没有正常的办公时间，有时候要到夜里很晚的时候才回家；即便已经上床了，在听到他的脚步声之前，希克还是不敢睡觉；他走进卧室，总要长时间地打量好像睡着了的孩子，时间长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要不就是打开窗户，让月光倾洒到床上，然后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继续似看非看地观察着。他从来都不像其他父亲一样跟孩子散步，有个星期天下午，母亲以一种渴望的暗示提到了这一点，她说，春天的世界真美丽，他立刻以一种友善的方式笑了起来——他一向都不苟言笑——并且说道：“世界是在我们的内部，而不是外部燃烧。”这件事（一直不可磨灭、难以遗忘地燃烧着）永远给理夏德的记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由于他所说的话——虽然这些话听起来

已经足够奇怪了——更是因为伴随着这些话的狡黠、愉快的目光，它否认却又奇怪地改变了它所看到的每一个物体：这是一份声明，是对任何靠白昼的光芒存在的事物的否认，而这种目光的主人就是一个夜游生物，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人们总是会惊讶地看到他坐下来吃饭。是的，这个夜游生物只是误入白昼；在一个多云而又有月光的晚上，在晚餐之后不久，他拉着长子理夏德的手，开始朝母亲提到过的那个特别的地方走去，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拒绝在白天散步而代之以夜间。虽然山谷边沿的树木黑黢黢的，青蛙又在溪边呱呱叫，但理夏德并不觉得害怕，他只是感到迷惑；父亲突然走到了一块薄雾缭绕的草地上，开始采摘花朵。只有在他们走回城里的时候，他才真正感到异乎寻常，因为他父亲把一直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让人以为它们是要用来装饰屋子或者送给母亲做礼物的花朵从桥上丢到河里。“水里的星星，”把花丢下去时，他说道。一直都是这样，任何东西都没有简单的轮廓，一切都陷入模糊之中，就连母亲——她那乡下人的血液和自然倾向本该将她引向一种不那么混乱的生活——在这个男人，这个幽灵般的男人的影响之下，也变得像是幽灵一般；在他的目光下，将事物维系在一起的框架动摇了，解体了，以至于到头来理夏德再也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将家人维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会是这对父母的儿子，这些孩子的哥哥，实际上，他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存在。家里人从来都不曾提起父亲，在他死后，也没有画像让人忆及他，或许是因为他的死

亡就跟他的生活一样暧昧，他的死亡只是一种更加遥远的缺席，是一片逐渐变厚的云翳，是在名副其实的活着的表象之后的一种名副其实的死去的表象，是在那条总是立即通向黑夜、对傍晚一无所知的道路上的更进一步。

这就是理夏德度过的奇怪、有阴影的童年，虽然其影响在几个孩子中因人而异，但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不曾携带这样的阴影。在其中两个孩子身上，它表现为一种无边的动荡：二十二岁的鲁道夫身在南美，毫无音信，而小一岁的埃米莉则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离家出走，跑到了柏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另一方面，他的第二个妹妹，苏珊，看起来最像理夏德，她是个严厉的姑娘，长着一张冷酷的脸，多年来一直准备进修道院，任何事情都无法使她打消这个念头。而最小的孩子奥托——在他和苏珊中间有一个孩子夭折了——会变成什么样，现在还不清楚；他母亲声称这个又瘦又英俊的孩子很像他父亲，但他欢快而放肆的举止跟他父亲那种夜晚的黑暗毫无相似之处，甚至在他因为没钱而被迫放弃成为艺术家的念头，到了一家商业艺术作坊当学徒，摆出一副夸张的顺从姿态的时候也是如此。

父亲强烈提出过，对一切存在普遍感到的模糊，很可能会阻碍孩子们从事任何职业。就是出于一种对他父亲的影响和倾向的反应，理夏德顽强地坚持他的学业和研究；在学校及其常规的训练中，他至少找到了某种他从小就被剥夺的清晰的确定性。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那么早就对清晰的、与数学有关的学科怀有一

种秘密的喜好，这种喜好在他上数学课中间变成了一幅实在的景象：他在将来会把这些令人愉快的确定性传授给他自己的学生。这幅景象从未消失，甚至现在，他还能看到一班专心听讲的孩子，在他们中间就有他自己那张幼时的脸，抬起来望着老师的讲台，他自己正站在那儿。对他而言，这决定了他生活的方向，让他远离了不确定性，因为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数学老师。他偶尔会去当家庭教师。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缺乏耐心，不是一个好老师。但他上课的收费极低，所以他总是能招到足够的学生，不仅能为自己挣到钱，还能额外给他母亲添补家用。自从他父亲死后，他母亲就一直经受着一种缓慢而可觉察的变化，或者不妨说是一种倒退，倒退回她真正的自我。她的处境变得艰难了，但她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五，还是明显变得更快乐；实际上，在沉思熟虑的快乐中，她几乎变得前所未有的好看。无论她看起来对埃米莉的生活方式有多么气恼，其实她几乎是嫉妒她女儿的——跟她的另一个女儿，渴望进修道院的苏珊相比，她肯定和埃米莉更相近。她回到了这个世界，内心变得更加年轻——要对这种改善视而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理夏德——沉陷在自己的问题中——也无法视而不见，虽然有时候——他甚至偶尔会提起这一点——他几乎是带着憎恨地将他的目光移开，不愿发现他母亲的变化。

第三节

理夏德在眼前铺开维特布雷希特教授的实验结果，试图用群论的方法来处理它们。台灯用报纸遮住了，免得照到已经上床睡觉的奥托。这是夜晚常见的场景，多年来理夏德很熟悉房间的气味和声音。他不仅清楚在一天当中不同时刻不同房间的气味，不仅清楚地毯上精致的花朵（镜框的阴影落在上面），甚至还清楚他挪动椅子时在地板上弄出的声响，如果他听得足够仔细的话，他还能从家具和空气的颤动中听出房间的占据者是真睡着了，抑或只是静静地躺在那儿，假装睡着了。

窗帘没有拉上，这是一个熟悉的、亲切的场景。

寂静像一张弓一样，在房间里绷得越来越紧。理夏德觉察到奥托躺在那里醒着。他们是兄弟，但彼此都自我封闭，他们都必须独自面对使与生俱来的家庭遗产与自己的个性相适应的任务。理夏德对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略有所知，他嫉妒奥托：或许对于小孩来说事情会简单一些，或许他在寻找真正的自我的过程中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因为他的自我不会像他哥哥一样埋藏在这么多的笨拙和尴尬之下。然而，让奥托的命运在两人里边显得简单一些，这并非是唯一的因素；在各种实际问题上——尤其是在金钱方面——奥托虽然外表像他父亲，实际上却是他母亲的儿子，冷静、果断，随时都能让各种处境变到最好，理夏德一直都觉

得惊奇，这个孩子竟然能适应这份讨厌的实际工作，他总是将此归结为他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健康旺盛的感官。但这些沉思干扰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在沉默中突然说道：

“你真的该睡觉啦。”

“不行，”奥托说。

“你要是不睡，我就没法儿继续工作。”

奥托在床上坐了起来。床放在黑漆漆的角落，所以看不见他的举动，但理夏德觉察到了。

“躺下吧，”他说。

“我躺下了，”他答道。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不知羞的谎言，因为很容易就能辨别他的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理夏德又回到了他的工作上。

但色欲的念头突然来到他脑海里。这里也有某种混乱；这里也缺乏确定性。如果她们是真正的女人或者被当成女人的话，那她们就是夜游生物，因为白天在教室里的女学生是不能当做女人的。卡佩尔布伦说得很对，她们是为科学而生，同时也是被科学所毁。她们当中有几个确实是优秀的工作者。跟她们去参加滑雪派对或许不错。但真正的女人必须是在夜晚诞生的，她突然在漆黑的夜晚出现，像夜晚本身一样闭着双眼，于是他就可以沉浸在她的身体里，在她的身体里迷失自己，就像迷失在漆黑的夜空。

“晚安，”弟弟说道，声响很大地躺到了床上。

“好啦，”理夏德说，“睡觉吧。”

色欲的幻想现在被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取代了——假如维特布雷希特的量子干涉最后证明是有道理的，假如它能够用群论的方法来确切地表达，假如这是将群论普遍应用到其他各种物理和自然现象的起点，啊，那不仅是维特布雷希特会获得诺贝尔奖，就连理夏德·希克这个名字都会在现代科学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当然，他知道在科学领域光坐着空想是哪里也到不了的。但眼下他的幻想有助于推动另一个目标：如果他获得了成就，如果他获得了尊敬——但不是卡佩尔布伦使用的那个词义——他的生活就会摆脱这副笨拙和尴尬的伪装，他的真正的自我就会穿透他这个多余的可恶肉体闪耀起来，像闪闪发光的数学世界一样纯净、澄澈和轻盈，他就不用幻想着那些夜晚的女人和她们愚蠢盲目的脸庞，就能跟一位真正漂亮的姑娘到阳光明媚的斜坡上滑雪。他干起了一件与平常的习惯大相径庭的事——他轻轻地吹起了口哨。

“你在吹口哨！”奥托说着从床上爬了起来。

“是啊，没错儿……”

奥托径直来到桌前。出于虚荣，他无法忍受那种传统的长睡衣，说服他母亲给他做了新式的睡衣裤。结果，这套睡衣裤并不显得高雅；上衣和裤子都松松垮垮的，穿在小伙子瘦长的身体上堆满了褶皱，而且还都太短了。但敞开的上衣露出了他胸膛上晒黑了的光滑的皮肤，这是理夏德唯一注意到的。在清洗他父亲的尸体时，他看到的同样是这种光滑的、象牙般的皮肤，同样是这种

无毛的、皮包骨的、孩子般的胸脯。

“你在干什么？”奥托明知故问。

“你可以自己看。”

“难吗？”

“是啊……不。”

奥托拉来了另一把椅子。

“你真轻松，可以在晚上工作。”

“我白天也要工作。”

“是的，不过……这有很大的不同。”

奥托皱起了眉头；他无法表达他的感受，太难了。作为一名潜在的艺术家的——或者说，一名壮志未酬的艺术家——这是他劈到的岩石：世界上的各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夜间显形，思想在夜间拥抱整个世界，但如果一个人想要通过他用眼睛看到的东西来征服世界，他就不得不依赖于太阳。因为他无法表达出来，因为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这跟他当艺术家的幻想有关，所以他最后只是说：

“现在我在学铜版画。”

“这在如今没什么用了，”说得有点残酷，所以理夏德马上又补充道：

“我是说，如今照相的地位重要得多，不是吗？”

“当然，我们的工作没有用到照相，但它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分支。”